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
少儿书系

鸽子树的传说

高洪波 著

少 儿 文 学 系 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少 儿 文 学 系 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鸽子树的传说/高洪波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5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ISBN 978-7-214-05087-8

I. 鸽... II. 高... III. 儿童文学—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6734 号

- 书 名 鸽子树的传说
著 者 高洪波
责任编辑 苏 人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页 2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087-8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总 序

呈现在各位读者朋友面前的是一套荟萃了十几年来我国出版界推出的众多优秀少儿作品的精选书系，共三个系列：一是少儿文学系列，二是少儿科普系列，三是少儿图本系列。这些作品都是从历届“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奖的获奖作品中采撷出来的。

由中宣部组织评选的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一本好书”，从1992年开始，已评选了10届，历时16年。每次评选中，少儿读物都是评选组织者和评委们关注的重点。入选的作品，本着让少儿读者爱看、读了受益的原则，注重思想性、艺术性与可读性的统一，许多作品发行量很大，许多艺术形象为孩子们耳熟能详，有些作品虽然已经出版了许多年，今天读来，仍让人感动、让人爱不释手。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一个孩子要健康成长，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离不开阅读活动，需要从众多优秀作品中汲取智慧、汲取营养。为

了给广大少年儿童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作家和出版工作者在辛勤劳动。收入这套书系的作品虽然只是他们无数成果中的一部分,但值得我们骄傲、值得我们珍惜。今天,我们征得图书作者和出版单位的同意,把这些优秀作品汇集起来,由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所属的江苏人民出版社重新编辑出版,奉献给广大的读者朋友,特别是今天的少年儿童读者朋友。我们相信,优秀作品的生命力可以穿透时光的隧道,不断给人们带来快乐,带来力量,带来美的享受。

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少儿书系

编辑委员会

2008年4月



儿童诗的现代探索

——致高洪波

洪波兄：

你好！

先告诉你一件有趣的事：我那个上五年级的儿子都都，前些天一本正经地推荐我读一本书。五年级的儿子向正当不惑之年的老子推荐读书，还十分郑重其事，让我在觉得有几分好笑的同时，确也感到了一股不容人轻觑的分量。更好玩的是，这本书就是不久前你新出版的儿童诗集《我喜欢你，狐狸》。你送给我的时候，我想它恐怕更适合都都读，于是转手就给了他，没想到它又这样回到了我手里。

我这里就不再对我没有及时奉读大作，说“道歉”一类的客套话了。总之，我就在儿子的推荐——不，甚至还可以说是督促下，读了这本诗集。我得承认，我读得很有兴味。这兴味，不只来自一个成年读者的心灵，而且还出自一个批评工作者的职业立场。尽管，我自认对于儿童诗实在是外行。

我不知道儿童诗在中国最早出现是什么时候，以及它曾经历过怎样的变迁过程。但我相信，在不同的时代和社会里，儿童诗的面目一定是各不相同的。鲁迅先生曾痛斥过“二十



四孝图”一类的读物对于当时儿童的毒害，文学故事是如此，诗想来不会例外到哪里去。我印象中小时候背过这样的儿歌：“摇啊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请我吃年糕……”现在的幼儿园阿姨倘若还如法炮制，恐怕也大有“背时”之嫌。我想这里的道理很浅显，儿童诗当然应该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否则，首先不承认、不买账的就是它的对象——儿童。

我们得承认，我们的下一代，比起我们的当时，在许多地方确实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当之无愧（同时也别无选择）地将成为崭新的一代。准确地触摸和把握这一代儿童的思想、心理特点，加以真切的表达，不仅是儿童诗反映和表现当代儿童的要旨，而且也是儿童诗从心灵上真正走进广大儿童的途径。我以为，这正是儿童诗走向现代的基本涵义。现在，这一点就成了你的这本儿童诗集的显著特色，也正是都都（们）所以如此喜欢它的根本理由。在这本诗集里，有对传统童话的改造和反拨，如《我喜欢你，狐狸》、《大灰狼，别怕》等，也有对独生子女心态的细微揣摩和把握，如《袋鼠》、《蝓蝓》、《热》、《小》等；有当代儿童对于普遍性社会现象的独特关注和反应，如《我患了感冒》、《爷爷丢了》、《弄蛇的女孩》、《亮亮弹琴》等，更有对于唯有这个时代的儿童才可能有的思绪的捕捉，如《懒的辩护》、《十八寸的哥哥》、《童车》等。成人们习熟以至绝不再去想一想的世界，在儿童们那里，竟出现了如此奇异而绚丽的色彩，现在由你真切而准确地表现出来。看到了这一幕，我想，成人们只有脸红心跳的份儿。比如，也许绝大多数的父母们都指责过孩子们的“懒”（这本来是独生子女的通病），但现在我们听到的则是“懒的辩护”：“我最



不愿意洗碗，/妈妈说我手懒；/我顶害怕珠算，/爸爸说我心懒。/可是他们不明白，/懒，是一切发明之源。/为了当名发明家，/我才故意这么懒！/……”把“懒”说成是“一切发明之源”，这是典型的儿童心理。但这种心理显然只属于现代。习惯于简单地指责孩子们“懒”，而不善于从中去理解孩子，并发掘出一些积极方面的父母们，由此是不是会有所触动而有所启发呢？我猜这大约正是都都推荐我读你的诗集的原因。他是把你当做了知音，希望由你的诗来传达自己的心声，同时也教育我的，我想我猜得不错。

儿童诗的现代探索，固然有赖于创作题材的开阔，角度的新颖，意蕴的提炼等等，在这方面，你无疑花费了颇多的苦心。比如，狐狸历来被人们认定为是狡猾的象征，它诱惑乌鸦唱歌，结果骗走了乌鸦嘴里的那块肉，这故事曾风靡了中外好几代儿童读者。但在你的《我喜欢你，狐狸》里，狐狸的“狡猾”成了一种机智，因为“活该，谁叫乌鸦爱唱歌，/‘呱呱呱’自我吹嘘！/再说肉是他偷的，/你吃他吃都可以/……”在这里，对传统童话的无论角度的变换，还是意蕴的改造都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这种变换和改造都在根本上反映了儿童诗观念的变化。也就是说，只有在儿童诗的基本创作观念上发生变化，用现代的观念来观照当代儿童生活，审视儿童诗创作的传统规律和模式，我所说的题材、角度、意蕴等等的变化，才可能由具体的创作问题，在凝聚中升华为整体，也才可能脱离技术或手段的层次，升华为艺术。你的诗集中的大多数篇什，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不约而同地具有了现代意味。比如《爷爷丢了》，写退休的爷爷“总觉得自已丢了东西”，但在儿童的眼睛里，“我的爷爷丢失了自己，/我却高兴得出奇，/因为爷爷真的成了爷



爷，/常陪着我做各种游戏……”在通常的儿童诗创作中，退休的爷爷意味着光荣的历史，活的教材以及让人崇敬的心理，这当然没有错。但对今天的儿童来说，“爷爷真的成了爷爷”，是不是更切近更符合他们的心理呢？我想答案恐怕是明确的。我记起你在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你遇见一位六年级的男孩，说自己很忙，因为他在给一些国家领导人写信，呼吁和平，理由是巴格达的小朋友没有时间读书，太可怜了。（《独特的世界》，见《群言》1991年第5期）我想告诉你关于都都的另一件事：海湾战争打响的当天，他放学回家，扔下书包就抱起了我家的那只波斯猫，对它说道：“嘀嘀，嘀嘀，你老家打仗了，太可怜了！”着眼的同样是和平。对这场战争，像其他孩子一样，他当然有自己的是非善恶判断，每天紧张地关注着电视频道的战况，甚至对双方的兵力、部署和重要武器装备了如指掌。但对他来说，更重要更紧迫的则是和平。对这一代儿童在思想、心理上的这一类根本性变化，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轻易地背过脸去。所谓儿童诗的现代观念，前提就是研究并且承认当代儿童的全部特殊性，努力从中发掘和提炼出本质来。

如果用不那么深思熟虑的语言来表达，我认为，你的儿童诗的现代探索，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寓儿童诗的教化功能于启迪心智之中，有时候甚至只在于启迪心智。这一代儿童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对于知识的尊重，科学教育的发达，信息传播的密集，以及从小就感受到的竞争的激烈，使他们很早就充满了心智上的渴望。而中国“文以载道”传统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从来就以教化功能为作品的灵魂。作品形象所导向的，当然主要是思想面貌和道德品质方面的熏陶。在今天，这样的作品如果说依然是必要的，显然也已经



难以满足儿童们的各方面的其他渴求。你的许多诗作着眼的与其说是道德教化功能,不如说是儿童们的童心、想象力和创造冲动,在对儿童的心智启迪和满足中,引导着他们向真向善向美,向着更积极更健康的人生。在《蚕变之歌——小男子汉宣言》里,你替孩子们大声喊出:“我要展翅飞翔,/唱一支青春歌儿/又新又甜!”在《庄严的谎话》里,你充满理解地道出一个说谎话的儿童的心声:“我在这假想的旅游中,/找到了心灵的平衡。”在《隐身人》里,一个儿童美丽的幻想这么展开着:“在冬天的夜晚,/一床棉被,能装下,/迪斯尼乐园和/一个童话世界。”不必再一一列举下去了。对当代儿童心智渴求的着重和满足,在我看来,也该是现代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使命之一。因为这一代儿童,将在21世纪代表伟大祖国的形象,从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也许正是儿童诗创作观念上发生的这种变化,你的许多诗作的形式,似乎也从规范的儿童诗样式中走了出来,显得更平易,更朴实,也更口语化。中国以往的儿童诗,似乎在形式上更多考虑朗诵和表演的需要,语言较为书面化,讲究押韵和抑扬顿挫的节奏。而现在绝大多数家庭里的独生子女,更习惯于独处和自我交流。因此,平易朴实而口语化的形式,在感觉上便更像是“自我对白”。比如,“对,和妈妈商量一下/让她变一只袋鼠/省得她老不放心/从不让我一人外出”,(《袋鼠》)“张开五只小手指,/想和我握手告别吗?”(《致海星》)“谁能给小熊剪指甲,/准能当上森林的/卫生部长!”(《小熊的指甲》)……实在就犹如儿童的话直接分行入诗了。我想这一定能增加儿童们的亲近感,同时也不见得就妨碍了朗读——我听陈建功兄说起过,他的女儿笑



笑,就曾几次从这本诗集里挑选出诗来,到班级里当作她的节目。倒是诗集中有几首你刻意为儿童朗诵而写的诗,如《船之歌——元旦献辞》,固然读起来琅琅上口,却同时也少去几分儿童意趣了。

信笔这么写下来,图得了一时痛快,现在忽然感到了几分惶惑:我得以宣泄自己的这个领域,毕竟是一块我十分生疏的天地。我有什么资格这么指手画脚?我对我所说的一切,究竟能有多少把握?好在你是儿童诗创作的行家。我所说的这些皆因你的诗集而起,纠正我的谬误自然也该算是你的责任,如此想来,我便可以心安理得地自我解脱了。

就此打住,静候你的指教。

致

礼!

志 云

1991年5月18日

记于北京东郊“缘起居”



一个诱人的话题

——致何志云

志云兄：

好。很高兴读到你的来信，或曰书信体的评论文章。这是我从事儿童诗创作十几年来收到的第三封信。前两封信的作者是孟伟哉和张志民，为我的第二本儿童诗集《吃石头的鳄鱼》所写。屈指算来，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不过你的信至少有两点不同于孟伟哉和张志民。他们二位是师长辈的人，而我们是北大作家班的同学；另外一点不同是，当年我刚刚学习写作儿童诗，完全凭一时的兴趣而信笔写下了那条“鳄鱼”。故而收到他们二位的信札后，不好意思更没有水平回复，于是形成有信来而无信往的局面，至今想来仍然汗颜。

汗颜归汗颜，我终归还是在儿童诗这块远非肥沃的土地上耕耘了十几年。所以一旦我拜读了你热情诚恳的信后，第一个反应是回复、迅速地回复。

因为你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诱人的话题：儿童诗的现代探索！

感谢你以一个评论家的冷静和敏感，仔细地剖析了我那



本《我喜欢你，狐狸》，并且帮我梳理了一些原本纷乱的思绪。譬如你总结道：“只有在儿童诗的基本创作观念上发生变化，用现代的观念来观照当代儿童生活，审视儿童诗创作的传统规律和模式……才可能由具体的创作问题，在凝聚中升华为整体，也才可能脱离技术或手段的层次，升华为艺术。”非但十分准确，而且简直一语破的、异常精彩！此外你还总结了儿童诗寓教于启迪心智之中的经验，语言的口语化和独白化问题。你虽自谦为“一时痛快”的“宣泄”，实际上指出了儿童诗创作中带某种规律性的问题。至少我本人是心悦诚服的，同时认定志云兄不凡。“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儿童文学理论界的确需要几个“圈子”外的朋友来驰骋、冲刺一下，给我们一些震动和摇撼，以便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寻找自己的坐标方位，从而才有可能达到一个新的层次和境界。

我的儿童诗，尤其这本《我喜欢你，狐狸》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在摆脱自己原先创作的模式之后写下的。在此之前我出版过《大象法官》、《吃石头的鳄鱼》、《鹅鹅鹅》和《喊泉的秘密》等4本诗集，其中《鹅鹅鹅》还获得了一个全国范围的优秀儿童图书奖。应该承认，我之所以对传统寓言故事的重新审视感兴趣，并进而写出像《我喜欢你，狐狸》、《大灰狼，别怕》这类作品，一个重要原因是对寓言诗这一品种的偏爱。我初涉儿童诗坛，曾喷泉般地创作过寓言诗、童话诗。这批作品很传统很规范，既琅琅上口又合辙押韵，这种规范化的诗一度使我入迷，并准备无休止地写下去……

幸亏我及时压制住了自己的创作热情，并不是因为寓言诗难以出新，而是我感到一种厌倦。而厌倦是创作的大敌，或曰突破的前兆。寓言诗需要训诫，需要拐弯抹角地卖弄小聪



明,还需要费尽心机地编织一个故事的外套。而现实生活,那些活泼泼的儿童生活,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孤独寂寞,他们的蛮不讲理和天真无邪,为什么不可以进入我的诗中?

我思考,所以我写诗,写下了如你所赞许、为何都都和陈笑笑所欢迎的那么一批贴近孩子的儿童诗,这全是生活的友好馈赠。

儿童诗歌观念的更新,很大程度取决于作者儿童观念的更新。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恕我直言,不那么令人满意。他们或者因为几代人的娇纵而成为“小皇帝”或“小太阳”,或者因为长辈们期待过高成为“神童”,还有的既不是“神童”也不是“小太阳”,可是由于父母亲传统的教育观,使他们循规蹈矩地成为“小大人”,过早地失去了自己的童年。毫无疑问,这样一批孩子尽管不代表中国儿童(主要指城市儿童)的整体,但起码是有典型意义的。还不包括那些为了实现父母亲未竟的理想而学书法、练钢琴、习绘画的孩子,他们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家长的“面子”在无可奈何地苦练,我从内心里同情他们,尽管我同样无可奈何。

中国的孩子们究竟怎么了?是在偿还他们远不该小小年纪就偿还的债务吗?还是未来的生存竞争提早进入他们的生活领域?总之,我在惶惑不解的同时,开始思索和针砭。我的武器是自己的笔,得出的结论是诗,也就是你信中谈及到的《懒的辩护》、《热》、《小》、《十八寸的哥哥》和《亮亮弹琴》等。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诗也是一种宣泄,为孩子的苦恼,也为自己的困惑。

我一直主张儿童文学应是“快乐文学”,并将这主张贯彻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我以为用自己的诗向孩子心灵中输送快



乐,是义不容辞的任务。童年短暂,正因为其短暂才显示出珍贵;未来的生活漫长而艰辛,正因为这种漫长和艰辛将贯穿我们生命的始终,我才感到一个儿童拥有快乐童年是何等的重要。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文学工作者如果忘记和忽略了这一点,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失职!

当然“快乐文学”并不是狭义的那种近乎盲目的快乐,而应是发自内心的智慧、机敏和幽默传导出来的快乐信息。这种信息潜移默化地贮存于小读者心灵,对他的性格形成起一种催化剂的作用。用我们的作品使孩子们欢笑,促他们思考,让他们的视野开阔、性格豁达、谈吐风趣……即使在苦难面前也能持一种达观和恢宏的态度,避免不应有的“性格缺陷”,我想如果自己的诗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百分之一,我就是最快活的人。

志云兄,你谈到海湾战争对儿子心灵的影响。其实人类面对的苦难很多,有天灾也有人祸,对于一个孩子来说,亲人的死亡、父母的离异、政治事件的株连、意外的人身伤害,这一切全可以改变他对世界的看法。有的孩子就在事件降临的时刻告别了童年,这些都是严峻的现实,无法回避。但我在自己的创作中恪守一点:时刻不忘记儿童视角。因为童心可以化解苦难,时间可以填补一切空缺。所以我的诗有时切入现实,力求把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表现出来,如老干部离休的失落感、父母亲离异后孩子的痛苦、假药对社会的伤害等,包括最近描写海湾战争的《黑海鸥》(《儿童文学》1991年第4期),用小小的儿童诗触及重大题材,或者说,儿童诗可以有无限丰富、广阔的题材领域,一直是我努力进行的尝试。在这一方面我的前辈诗人袁鹰、柯岩、金波、田地等试验得十分成功,我准



备锲而不舍地追求下去,因为这些作品更容易进入儿童心灵,起到一首诗所能起到的最大作用。同时由于我的“快乐文学”观念所致,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我努力寻找一个有情趣的视角,想从幽默氛围中显示某种严峻和深刻,从接受美学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试想一本书小读者连翻都不想翻,你写得再卖力又有什么用!

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志云,这封信似乎扯得太远,主要是你的热诚感动了我,使我反思和剖析自己,我承认我的诗有一种直白的毛病,在意境的营造上下功夫不够。我也承认我的诗有时会“直奔主题”,欠含蓄也少精致,这都是今后创作中应着力克服的。今年六月我预计还有两本儿童诗集面世,到时一并呈上请你们父子共同点评。我喜欢把自己出版的儿童诗集径直送给身边的朋友、同事的孩子,于是我拥有了一批真诚的小朋友。他们把我题赠的书带在书包里、放在枕头下,读得津津有味儿,这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我喜欢你,狐狸》按理说不应送你,而应该直接赠给你的儿子都都,你占了儿子的便宜,怪我一时匆忙,恐怕建功兄的笑笑也是如此。

不多谈,1991年的“六一”儿童节还有一星期就要来临,我可能又要季节性地忙上几天,随后是一年的静寂。这没法子,儿童文学本来就是寂寞的事业,她的辉煌闪现在小读者欢乐的瞳孔里。

明天是“全国青年作家会议”开幕式,作为一名代表,我荣幸地坐在21世纪饭店的一个房间里给你回信。这次会议的主旨是培养21世纪的文学新人,实际上儿童文学作家从事的才是跨世纪的伟大事业,因此我从这家饭店的命名中找到一



种冲动,一种灵感,胡乱写下了上述文字,但愿你别笑话我,以你一贯的绍兴式的冷隽和幽默。

祝身体好、酒量宏、烟量减。

洪 波

1991年5月22日

于京东 21 世纪饭店